

《卢梭魂》作者考辨

宋 庆 阳

清末小说《卢梭魂》，怀仁著，清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）10月前后上海普益书局出版。这部书假卢梭的灵魂到中国，与黄宗羲、展熊、陈涉结识，以“官逼民反”故事，要运动那些“活泼泼的”青年子弟，推倒唐人国中曼珠（满族的谐音）的压制，“乘时起事，搬倒这一起魔王，大家共和”（《卢梭魂》第12页）。小说的正文部分，写卢梭等人转世投胎，东方英、武立国、华复、黄人瑞等人运动强如虎、郑洪等各路英豪，啸聚汉山，守住独立峰、自由峡，与“卫清”、西伦等封建官僚、帝国主义奥援作战。当他们不敌官兵的“迷魂阵”，危急时刻炎黄子孙的老祖宗“黄帝”出现，他使用“指南针”，破解了西伦的“迷魂阵”，并赠送自由钟。在曼珠女王赘夫西伦设的迷魂阵里，作者对读书、做官、牢狱、杀戮等封建统治者威逼利诱的惯用伎俩进行了辛辣的冷嘲热讽，点明只要革命者心里装着“指南针”，就能勇往直前，不被迷惑。最后，他还借助子虚乌有的《卢梭魂》下卷一章《听自由钟汉山倡议，布独立傲唐国胜欢》，让我们看到了“唐国衣冠万古存”的革命希望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作者借助《红楼梦》式的“假语村言”，倡导的实质为《民约论》为代表的思想之魂。

《卢梭魂》计12回，前有楔子，并有天民的序。1905年10月22日《时报》曾刊《卢梭魂》广告，广告称之为社会小说：“此书借卢梭为缘起，写近人种种现象，凡旧党之顽谬，新党之狂妄，以及官之谗民，民之抗（抗）官，书中描摹靡不曲肖。后入汉山一战，尤其神出鬼没，令人目眩神迷，不可思议，真说部之铮铮者。定价大洋四角五分，总发行：上海四马路普益书局，各大书房均有寄售。”关于这部小说，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）七月出版的《徐州续命饮》中有提及，作者郭爱棠在为那些“八星不知名，五洲不知处”的所谓酸腐儒者画像时，就引用了这部著作：“近有怀仁著《卢梭魂》，早为若辈赐一嘉名，曰老朽姓陈名邃字万年。”阿英在《晚清小说史》

中评述该部小说并引用部分内容，认为该书是一部提倡种族革命的小说，但认为“技术没有特色，人物性格也不显明”。冯自由曾把它列为（中华民国）开国前出版的革命书报之一（《革命逸史》第3集，153页）。陈平原教授论及《卢梭魂》的创作时，认为“怀仁著《卢梭魂》写‘官逼民反’这一点近乎《水浒传》，可小说艺术上实在过于粗糙。”（《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：清末民初小说研究》，209页注释）后人论及卢梭《民约论》在中国传播，虽屡次提及《卢梭魂》，但只说到作者署名怀仁，生平待考。怀仁姓甚名谁，学界一直没有定论。

一、怀仁厘正

笔者是最早发现《卢梭魂》与《打醋缸》之间关系的人，并曾一度把《卢梭魂》当成南社先烈周祥骏先生的著作。因为周的剧作《打醋缸》就是依据《卢梭魂》的一段内容创作的。根据周家后人提供的抄本《更生斋戏曲》显示，《打醋缸》创作于光绪壬寅年（1902），早于《卢梭魂》正式出版日期。而且《卢梭魂》中的有些语句就是徐州地区的方言，至今仍然流传。这个问题存疑了几年之后，因笔者购得郭爱棠所著《徐州续命饮》一书，才把这个想法推翻。郭爱棠是周祥骏的高足，后来也加入南社，入社号37，紧随乃师之后。其著作引述该书时称“近有怀仁著《卢梭魂》”，与“更生先生”、“我师更生先生”等敬语迥然不同，凭此可推断怀仁并非周祥骏。但是怀仁究竟是谁？笔者一直念兹在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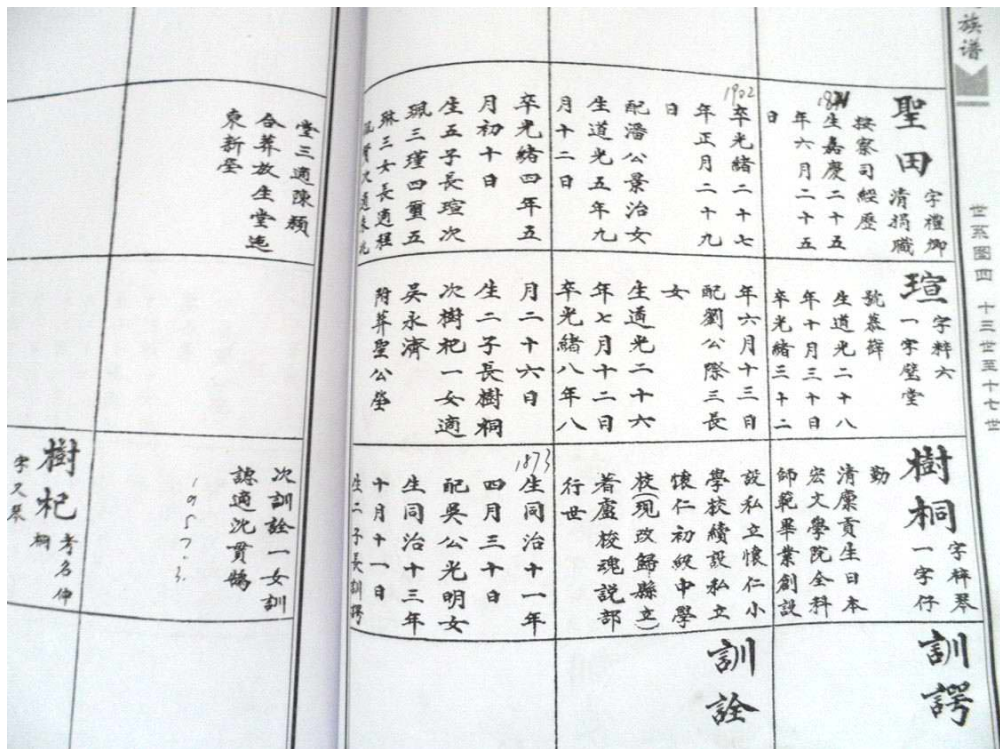
因为关注徐州地区南社社员的关系，笔者近年陆续搜求徐州周边的政协文史资料。在《宿迁市志》、《宿迁文史资料》等志书中，发现有资料提到了怀仁。资料显示：张树桐（1873-1957），字梓琴，号我军。清季廪贡生，宿迁市宿城区人。因受新思潮影响放弃举业，东渡日本，毕业于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教育专业。曾参加同盟会。毕业回国后，曾从事南京《中华民族》笔政及《宿迁民报》主编，著有《卢梭魂说部》，鼓吹民族和民主革命。抗战期间，不愿为日伪利用，潜居县南，设塾课童。历任宿迁县立师范、宿迁县立初级中学、钟吾、怀仁、新生等校教师、校长，及威海卫公立速成师范学校主任，他善于启发式教学，引发学生学习兴趣。在创办怀仁补心学社时，虽困难重重，但仍坚持勤俭办学，把学社愈办愈好，并发展成私立怀仁中学和县立中学。建国后，张树桐曾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。因几段资料均出自《宿迁文史资料》，故而内容上大同小异，也有个别网站误记作张树洞的。但是，怀仁、《卢梭魂》这些要素均已具备。不过，《宿迁市志》人物传记中《卢梭魂说部》的书名号不应这样标识，容易使人发生歧义，而且《中华民报》创办在上海而非南京，加之张树



桐创作《卢梭魂》只是看重小说的传播功效，而非想做一名职业的作家、小说家，以致长期以来怀仁成谜，张树桐也不为人所知。

二、怀仁其人其事

江苏省文史研究馆1953年3月成立，张树桐为首批聘任的98名馆员之一。在《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册》上，略历如下：“张子勤（1871-1957），男，江苏宿迁人。从事小学教育几十年。”经与江苏文史馆联系，该馆回复因经历文革，首批馆员登记表馆现存不足30张，没有找到张树桐的馆员登记表。笔者虽然发现了《卢梭魂》的真正作者，但是仍有疑虑，比如张树桐为何用怀仁做笔名？这一疑题直到2011年夏天才解开。据徐州新沂市张延旭先生提供的民国版怀仁堂所藏《宿迁县张氏族谱》来看，张树桐为《卢梭魂》作者可以确认无疑。族谱载张树桐字梓琴，一字仔勤。清廩贡生，日本宏文学院全科师范毕业，创立私立怀仁小学校，续设私立怀仁初级中学校，著有《卢梭魂》说部行世。族谱还把张树桐生年写的明明白白，生于清同治十一年（1872）四月三十日，配吴公光明女。生二子，长训谔，次训詮，一女训诲。《宿迁晚报》2011年10月10日辛亥特刊《马陵山上树起共和大旗，梧桐巷里



刮起革命疾风》一文载：“1908年前后，宿迁青年学生沈新萍、张树桐等6人，远赴国外留学。入日本弘文学院、早稻田大学、士官学校，分别攻读师范、政法、军事等专业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。当时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日本设立革命同盟会总部，宿迁的留日学生大部分参加了同盟会。”查清末游学生监督处编辑的第4期、第5期《官报》资料显示，沈新萍光绪三十年（1904）十月虽然考取官费但却因故未到日本，张树桐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八月自费到日本留学即申请代替，并从1907年4月开始享受。（2009年9月1版1印，国家图书出版社《官报》，357页）

但在张树桐生年上，族谱、宿迁市志、江苏文史研究馆简历中各不相同，在此取族谱所载1872年。张延旭珍藏的石印本怀仁堂《宿迁县张氏族谱》1930年5月15日付印，张树桐是两位编辑者之一，而且其长子张训谔（后改名谔，建国后曾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）为缮写者，这个年月应该还是比较准确的。《卢梭魂》一书完稿后，张树桐从宿迁寄到上海请朋友天民写序，他还担心“此书以寓言之故，将以虚空诞妄为世所讥。”因此在天民的序言中：“吾友怀仁，著《卢梭魂》说部既成，远自数百千里外嘱予为之序……”这与宿迁到上海的距离大致相仿。张树桐留学回国后，一度从事笔政，但以教育作为终身事业。孙中山先生逝世后，宿迁编辑《前总理孙中山先生哀悼

录》，前面的序言即为张树桐手笔，他热情歌颂中山先生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的伟大功绩。从《宿迁文史资料》文章显示，张树桐还曾任国民党宿迁党部筹备委员会委员，国民军北伐后曾主编《宿迁民报》。囿于资料的限制，张树桐存世的诗文很少，只有家谱中的传记、上文所说的序言几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树桐被推荐为江苏文史研究馆馆员，1957年无疾而终。

三、《卢梭魂》的影响

张树桐小周祥骏二岁，二人皆为廩贡。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，笔者不敢贸然下断语。但是《打醋缸》是以《卢梭魂》的内容为蓝本创作的，这是事实。该剧主要改编自《卢梭魂》第六回、第七回，把第三人称改为第一人称，以山大王强如虎的口吻写起。主要写留日归国的华复加入汉山义兵，下山访友，要号召唐人国子民一起反抗“曼珠国”。华复与强家寨寨主强如虎一见如故，二人来到陈家村，访问学究陈万年，因为志趣不合大闹学塾。剧本开宗明义：勇气冲霄，热血来潮。振民权，力追卢骚，要把专制推到！但与小说不同的是，周祥骏剧中的这位陈学究陈万年，也并非迂腐不堪无药可救。他亦知“现今清朝天下怕的是不能久了”，也知道“时务该看看”。作为一名廩贡，因为时局混乱，陈万年只得在乡间做了一名私塾先生，但是看到新学勃兴，他难免也受到一些影响。“沧海边，浪滚滚，狂澜倒卷，这颠波，直扑着，峨峨儒冠”。

为了增强戏剧的宣传效果，周祥骏在剧中精心设置了一个道具：陈万年空书箱里的“一缸醋”，这缸醋最终被强如虎打破，这在小说《卢梭魂》中是不曾有的。借用丑白的一句话，点明了周祥骏的创作苦心：“你不惟不醒，你又想使年青的人都不醒，你真算是老混账了！”不能“空靠着孔教”，只要“人人自立”，就能使中国不灭。这一点，剧本与《卢梭魂》这本小说最终的创作主旨殊途同归。小说中写到入赘曼珠女王的西伦施妖法困住华复、强如虎等人，最后得到了中华始祖黄帝的搭救。张树桐特意在这里点上一句：“黄帝的影子便是唐人的真相。看官，你要呆呆的认实了那黄帝，真可是对着痴人说梦，辜负俺说书人的一片苦心了。”

郭爱棠在《周风山先生行述》中曾引用周祥骏的一句话：吾辈说法，总期中材以下之人可勉而企，若过为高远，如佛耶之苦，行熏修，以求得极乐而享永福，纵一二人凭其天资，行之裕如，其如普通社会之望而却步何？在《打醋缸》部剧作中，周祥骏确实也是“因材施教”来唤醒人民的觉悟的。以陈万年告诫学生“你们念书的人赶紧看时务，切不可跟我陈万年学”的幡然醒悟，以及学生告散这样的结局来结束全剧，

对唤醒民众觉悟抱有很大的期望，这与小说中始终执迷不悟的陈万年是有所不同的。收录于《更生斋戏曲》中的《捉酸虫》、《打醋缸》，是周祥骏戏曲创作最初的两篇，两者之间关系紧密，我们从《捉酸虫》一剧中胡孝廉与陈万年大同小异的唱段中就可以一窥全豹。《捉酸虫》只有两折，内容前后不连贯，情节有些突兀。但《打醋缸》借用了《卢梭魂》的小说内容，这个剧本就显得非常成熟了。作者从希望打倒顽固守旧的文人，进而把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制度，要打碎压在人民头上的封建秩序这坛“大醋缸”，反映他“振民权、变新法、重振乾坤”的革命思想。

论及《卢梭魂》的创作，我们还可从章士钊创作的《双桠记》互相验证。《双桠记》写上海泥城公学（爱国公学）学生何靡施与另一女校学生沈棋卿的恋爱故事，最后因棋卿家人反对，有情人不得眷属，何靡施留学日本后蹈海而死。虽然章士钊为了增强小说的反封建主题，艺术化处理了何梅士的死因。但是作者把它作为“人生之镜”，言明此作是“身历耳闻”，其创作主旨要记录“吾国婚制交接之一片影”。

《卢梭魂》其实也是“人生之镜”的写照。小说中第八至十三个回目，主要写另一位主人公黄人瑞下山后的经历，堪称旧上海的浮世绘。黄乘商船历经鳌门（澳门）、沙门（厦门）、湘港（香港）等几个通商口岸，不过只见到些学一套精致的鬼话、妆一身刁钻的鬼形、拍外国人马屁的洋奴，深感失望之余，恰好遇到总角之交梅痴，二人一起转道户江（上海）。张树桐笔下的梅痴，表字荷生，连在一起说就是何生梅士。他写到梅痴擅长体操，臂力过人，可以在杠子上倒挂下来，嘴里还能系着一人，滴沥打挂的坠了半天。爱国公学负责人之一的吴稚晖，1941年回忆上海“苏报案”时，提到1903年5月17日爱国公学召开中国第一次运动会，述及“有沈葆楨外孙何梅士，用齿咬住薛仙洲之侄十五岁学生之衣，在盘杠上回旋三次”等语（《吴稚晖述上海苏报案纪事》，《革命逸史》第三集171页）。

梅痴在公园里出手相救被洋人调戏的“琦青”姑娘，就是章士钊笔下的女主人公沈棋卿。陈独秀哭悼何梅士诗作中尚有“棋卿今尚在，得否此心同”之句，章士钊因考虑怕影响生者，还责怪陈独秀“孟浪”（《名家小说·双桠记》第111页）。《卢梭魂》甚至原文收录梅痴死后署名由己（陈独秀）、青桐（章士钊）在《警钟日报》上发表的题为《哭梅痴》的悼诗，而这些诗歌正是1904年4月15日陈独秀、章士钊发表在《警钟日报》上的《哭何梅士》。章士钊、陈独秀1903年在上海，曾与何梅士、苏曼殊等人租住一室，几人都是年龄相仿、志趣相投的革命志士。章士钊在《哭何梅士》诗前有序：二月二十六日，福建何梅士以脚气病死于东京，盖吾党中又失一健卒矣。余闻而极痛。然非深知何梅士者亦不知所以为痛也。余与梅士居海上，形影相属

者半年有余，无一日不促谈至漏尽。……（转引自《章士钊诗词集·程潜诗集》第3页）

张树桐描写黄人瑞在上海期间的经历，当为“人生之镜”。从这段经历来推断，1903-1904年张树桐本人应该就在上海，很有可能就是爱国公学的学生或者老师，甚至与何梅士等人相识。阿英在《晚清小说史》评论《卢梭魂》时认为，作者虽主张“种族革命”，但恐非党人手笔，因为作者认为新旧智识阶级都不可靠，认为这点代表不了当时国民党的主张，分析得很有道理。张树桐留学日本后才加入同盟会，创作于此前的《卢梭魂》，“非党人手笔”自在情理当中，因而反映在其小说中的思想也颇为复杂。黄人瑞到上海“只遇见了几个戴洋帽的、穿洋鞋的，挂了一个新党的招牌，其实做起事来，万不可靠”的“吃革命饭的先生”。因为碰到的都是“一班不尴不尬的东西”，再加上感慨秀才造反，三年不成。黄人瑞心灰意懒之余，才把目光对准了“沿江沿海一般会党”，才会觉得山大王“自比那些吃革命饭的高多了”。

张树桐来自苏北宿迁，宿迁隶属徐州府，是个风气相对闭塞的地方。张树桐到上海的经历见闻，毫无疑问地给这位来自乡间的知识分子身上打上了很深的烙印。爱国公学在“苏报案”后解散，张树桐回到故乡，在乡间宣传革命，并把这段经历写进小说。仔细分析一下黄人瑞（张树桐）的见闻以及转变历程，这种转变恰恰是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曲折迷惘的求索心路。其实张树桐在小说中也自说自话自我解劝：“那新党中，也自有些奇才异士，不能一笔抹倒”，“那里像张枚叔（章太炎）、周慰丹（邹容）的一般志士，也自有些。”《卢梭魂》虽然在艺术手法上还很粗糙，但他原生态地反映了社会现实。虽然标为魔幻小说，实则是写实主义。作者为规避晚风险，因此才给小说加上卢梭真魂来到中国的鬼话。不过作者在文中再三强调，希望读者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不要被楔子所迷惑：“要是那不会读书的，见了俺这一册《卢梭魂》。就不免说是虚无缥缈了。”刚刚过去的辛卯年是中国辛亥革命百年纪念，现在重新解读《卢梭魂》并给予客观评价，对于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前期的社会面貌不无裨益。惟其如此，我们才更能体味革命果实的来之不易。 罍

参考文献：《卢梭魂》、《更生斋选集》、《徐州续命饮》、《官报》、《名家小说》、《宿迁市志》、《宿迁县张氏族谱》、《宿迁文史资料》第6、9、15辑。

（SONG Qingyang）